



从“敲邦石”到“新兴下”，从偏远穷村到产业兴村，百余年时光流转，这座深藏于康定捧塔乡的山村，在红色精神的浸润与一代代人的实干拼搏中，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蝶变。

康定市捧塔乡新兴下村，是记者多次实地探访的特色村落。这里民俗底蕴深厚，红色印记鲜明。村名原为“敲邦石村”，1952年土地改革之际，当地群众怀揣兴旺富足之愿，正式更名为“新兴下村”。

村口，敲邦石静默伫立，石声清越，承载着古老的传说；草木深处，茶马古道遗迹依稀可辨，诉说着昔日的商贸往事。

近日，记者再访新兴下村，再度见证了干部群众循着乡村振兴之路，齐心共建幸福和美新家园的奋斗图景。



文脉留古韵 红色铸初心

走进新兴下村，便能触摸到捧塔乡千年乡土文脉的肌理。民间传说如老树盘根，深深扎进这片土地的记忆里。

流传最广者，莫过于“敲邦石”的传说。村口矗立一尊奇石，石身边缘布满卵石敲击的凹痕，以硬物叩击，便发出沉闷厚重的“邦邦”声响，如击空心巨岩。相传古时，敲邦石与对岸山体的海螺石遥相呼应。村民上山打猎采药，欲与家中联络，便吹响海螺石；村中亲人闻声，随即敲击敲邦石回应。如今，奇石依旧伫立村口，成为村落独特的文化符号。

古老传说诉说着村落悠远的人文过往，而一段悲壮红色往事，更是镌刻在全村人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1935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发起《名雅邛大战役计划》，实施新一轮战略行军。10月25日，红军攻占丹巴，乘胜追击国民党川康溃军，一路经懋功、汉牛南下，沿丹巴与康定交界的门子沟进入康定孔玉莫玉村，抵达角坝；随后翻越鸡心梁子、木洼梁子，进入金汤阳林村，攻下芦房桥，途经敲邦石村、赵磨子一带，并住进村子。

红军驻扎期间，建立村级苏维埃政权，推选陈国章为首任村苏维埃主席。村内下院子地主牦牛娃深明大义，主动腾出自家房屋，作为苏维埃政府办公地。红军主力撤离后，群众全力配合村苏维埃政府。然而，红军刚走，国民党反动部队便疯狂反扑，重兵包围苏维埃驻地，纵火烧毁整座碉楼。烈火之中，苏维埃主席陈国章、留守红军伤员及支援红军的二十余名村民被困火场，壮烈牺牲。

牦牛娃家的房屋为鱼通地区典型传统碉楼，屋内设有地圈逃生通道。危急时刻，众人协助陈国章从地圈侥幸突围，但他仍被外围追兵抓获，惨遭枪杀。当晚惨烈一幕，被当地村民目睹。事后，村民冒死悄悄收斂安葬烈士遗骨。但因碉楼焚毁严重，大部分英烈遗骸已难逐一清理辨认，岁月更迭间，忠骨与遗址融为一体，永久长眠于这片土地。

这段红色记忆代代传统，警醒后人不忘历史。2022年，在康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村“两委”合力推动下，陈国章烈士忠骨迁入康定市烈士陵园。英烈终得安息，红色精神也得以更好地传承弘扬。



村民正在采摘青梅。叶陈松 摄



新兴下村一隅。叶陈松 摄

红脉承古韵 实干兴新村 新兴下村百年蝶变振兴纪实

◎全媒体记者 王朝书 文/图



开山通天堑 实干破闭塞

康定和平解放前，新兴下村一穷二白。没有大路，只有一条狭窄山路通往外界；没有电灯照明，有的村民甚至没有房屋栖身。

康定和平解放后，全村紧跟党委政府部署，革新生产方式，提升农业生产力，同时踊跃参与全乡各类基础设施建设，以实干之力一步步改变落后面貌。

1973年，捧塔乡统筹全乡11个行政村，自集集资筹料、全民投工投劳，动工修建炉房桥小型水电站，选址阳林村。彼时全乡未通公路，施工物资全靠肩挑背磨、徒步转运，条件极为艰苦。新兴下村主动抽调人力全力支援。历经3年奋战，1976年电站竣工发电，全乡11个村落彻底告别无电历史。松光、煤油照明的日子，一去不复返。

点亮深山之后，基建脚步并未停歇。在新兴下村集体记忆中，瓦丹公路落鹰岩段修筑工程，是全村参与过最为艰险、最刻骨铭心的工程。落鹰岩峭壁林立、山崖险峻，是整条公路施工难度最大、危险系数最高的路段。

1975年至1978年12月，金汤区采用民办公助模式，攻坚打通落鹰岩天险，修筑长河坝至金汤河



村民在花椒基地务工。叶陈松 摄

口总长5公里、可通行机动车的机耕道。彼时工程攻坚任务艰巨，各村均抽调青壮年支援，村民何学武便是修路大军中的一员。至今，他仍珍藏着一张残缺的老旧奖状——当年表扬他修路期间勤勉实干、获评先进生产者的官方见证，也是那段峥嵘岁月最珍贵的实物留存。

回望修路往事，何学武感慨万千。落鹰岩悬崖陡峭，山石松动，施工现场无大型机械辅助，全凭人力开凿，隐患极大。当时公路指挥部曾坦言，这段险路凶险万分，要求每个乡提前备好一口应急棺材——足见工程之艰险。即便直面生死考验，修路群众毫无惧色，徒手凿石、绳索攀岩、就地取材，一一攻克塌方、落石、峭壁开凿等重重难题，最终全线零伤亡打通天险，创造了人力修路的奇迹。

落鹰岩段贯通后，何学武因吃苦耐劳、技术过硬，继续坚守一线，前后扎根公路建设长达11年。除瓦丹公路外，他还全程参与河桐公路（干桐公路一期工程）修建。该路起于瓦丹公路沿线干沟村，跨越大渡河大桥，沿金汤河向东北延伸，直通桐陵片区，是连通周边乡镇的关键干线。谈及此路，何学武难掩激动：“这条路彻底改写了家乡闭塞的出行历史。”



采摘金丝皇菊。



中药材基地。

公路建成前，村民往返金汤镇，只能攀爬狭窄陡峭的山间险路；每逢缴公粮时节，只能靠人力背运粮食，翻山越岭极为艰辛。河桐公路通车后，深山天堑变通途，出行与物资运输迎来质的飞跃，也为后续乡村产业发展筑牢了

交通根基。

何学武告诉记者，从建站到劈山修路，新兴下村人都是舍小家、顾大家。革命精神的延续，让该村在康定和平解放后，彻底打破千年闭塞困局，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。



多元拓新路 阔步奔小康

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，释放了乡村生产活力。新兴下村告别单一农耕模式，经济驶入快车道，村民生活迎来跨越式提升。

彼时种植业仍是核心主业，生产自主权回归农户手中，劳作热情空前高涨，锄头、铧口等传统农具需求大增。村民田启江紧抓市场机遇，深耕农具打制，同时兼顾商贸经营，凭借勤劳率先致富，成为全村第一个万元户，为村民自主创业树立了榜样。

1985年，村集体经济牦牛群面向村民转让，马德清、徐子义二人牵头接手。历经多年繁育，如今牦牛群常年放牧于村内子龙沟，养殖户从最初2户拓展至10余户，原本僻静的山谷日渐热闹，生态畜牧产业逐步成型。

此后，该村彻底打破单一靠地谋生的局限，农林务工、金矿开采、商贸经营、工程务工四大增收渠道同步兴起，多元经济格局全面形成。

林场务工与道路建设，成为村民早期就近增收的重要途径。1985年，原县级甲根坝林场迁至金汤桐陵沟，全面开发片区森林资源，大量伐木、加工岗位向本地村民开放。同年，干桐公路一期工程动工，吸纳大批本村劳力就近务工。

随着票证制度全面退出，商贸经营门槛降低，一批村民顺势投身市场。中药材收购、餐饮住宿、日用百货售卖等生意应运而生，足迹遍布寇家河坝、姑咱镇、康定城区，更有村民跨区域拓展市场，越来越多村民走出大山经商置业，逐步向城镇靠拢，城乡联动愈发紧密。收入持续增长之下，村容村貌与村民生活方式发生肉眼可见的巨变。电视机、洗衣机逐步走进农户家中，自来水也流进庭院。

1990年冬季，全村再次投工投劳，修建连通村道与河桐公路的机耕道，彻底打通对外交通的最后一环，千年的山间老路渐渐被荒草覆盖。

迈入九十年代中后期，村民生活迈向品质化新阶段。轿车出现在农家院落，摩托车全面普及，乡村出行彻底告别双脚行路、车马代步的原始状态。一座深山村落，在时代浪潮中稳步奔向小康。脱贫攻坚期间，该村被评定为非贫困村。



党建引领航向 产业耀振兴

脱贫攻坚期间，新兴下村虽为非贫困村，但村民并未就此满足，而是主动作为、争先发展。

2014年，村党支部牵头，按照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投入资金100万元，成立凯鑫黄牛养殖合作社，实现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。村党支部还通过土地流转，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30亩、花椒基地300亩，种植酸梅子树近700棵，并建烘干房、配置烘干机两台。

其间，新兴下村人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。2015年，洪灾水毁土地60多亩。面对灾情，全村迎难而上，积极重建家园，恢复土地30多亩，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，守住了产业发展根基。此后，立足乡土资源禀赋，村里持续拓宽增收路径，盘活闲置土地资源。

2021年，新兴下村与甘孜州诗和远方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接，建立金丝皇菊基地。将菊花产业基地短期出租，并采取“林下套种”方式，在基地里种植羊肚菌。此举不仅带来租金收入，还为本村村民提供了务工岗位，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。2022年，全村66户农户共领取务工工资5.7万元。

如今，村集体经济正蓬勃发展。300亩花椒基地已于2023年产出花椒，2024年湿花椒产量达1.2万斤。近700棵酸梅子长势良好，花开可供观赏，果熟可出售，届时将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如今，新兴下村正深度融合本土民俗文化、红色革命资源与特色集体经济产业，走出一条“红色铸魂、民俗润村、产业富民”的融合发展之路。全力打造集红色研学、民俗体验、田园观光、农产品产销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振兴示范村落，让红色底蕴赋能乡村发展，让富民产业托起村民稳稳的幸福。